

开国高校常州风

上海外国语大学首任校长姜椿芳

梅文岩 文\图



1985年,姜椿芳将《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委会副主任的聘书递交吴阶平,两位常州老乡相见甚欢。



20世纪40年代的姜椿芳

2018年12月28日,为庆祝上海外国语大学成立70周年,由上外师生自编自导自演的校园历史剧《寻找姜椿芳》首演。舞台上用戏中戏的叙事方法再现了上外首任党委书记、校长、“中国大百科全书之父”、著名翻译家、出版家、社会活动家、常州人姜椿芳的辉煌人生。现场观众感受到了老校长天赋异禀的语言功力、爱校惜才的博大胸怀、甘于奉献的高尚品格、骆驼般刻苦的务实精神。

姜椿芳祖籍武进西林乡老街(今钟楼区西林街道),1912年7月出生于常州县学街附近新元弄20号母亲家中。父亲姜岳原是杂货铺的店员,后因店铺倒闭长期失业。母亲持家有方,会制作梳篦。家境虽贫寒,一家人还是节衣缩食让姜椿芳读书。姜椿芳7岁起接受私塾教育,12岁在恺乐小学(现解放路小学)读书。1928年高小毕业后,父母带他千里迢迢前往哈尔滨,希望让他学习俄语,学成后进中东铁路。勤奋聪颖的姜椿芳考上了哈尔滨第三中学,每晚都有俄国老师上的俄语课。在学习俄语的过程中,姜椿芳逐步接受了进步思想。但家境窘迫迫使姜椿芳初二便辍学,但他一面更刻苦地自学俄语,一面为俄文报馆练习翻译。1931年他加入了共青团,翌年10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党组织安排他到苏联塔斯社的翻版——英亚社做翻译、编辑。不久,担任了中共东北地区第一份机关报《东北红旗》主编。1936年6月,他遭日本领事馆怀疑,被捕关押,虽经严刑拷打,始终未暴露身份,后被营救救出。出狱后与组织失去联系,被迫娶妇将雏南下上海。

姜椿芳到上海先在亚洲影片公司和上海大戏院后,做苏联电影的翻译和宣介工作。他翻译了苏联电影《列宁在十月》,与人合译了《列宁在一九一八》。通过翻译电影传播了革命思想,也因此接触到夏衍等文艺界进步名人。1937年11月,姜椿芳终于与党组织接上关系,回到了党的怀抱。他接受组织安排,坚守“孤岛”文化界开展工作,先后担任过中共上海小剧场支部书记、上海文化总支支部书记。他创办时代出版社并出任社长,出版了共产党在租界的第一份中文报纸《时代》周刊和后来的《时代日报》,鼓舞人民群众团结抗日。

新中国建立后,百废待兴,急需人才。1949年11月间,姜椿芳受中共华东局和陈毅市长委托,开始筹建“上海俄文学校”(即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前身),担任学校首任校长和党委书记。当时创办俄文学校面临巨大的挑战:一无校舍、二无教师、三无教材,时间紧,任务重,用人急。在惊涛骇浪中走过来的姜椿芳的人生词典里,没有“困难”二字。12月4日,学校的招生广告就以姜校长的名义在《解放日报》上刊出,招生办设在他原工作单位时代出版社。凭着他在上海文化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报名者纷至沓来。经过考试和政审,一期录取学生多达396人,

超出原计划近一倍,按学生程度分为高、中、初级梯队三个班。二期的录取人数进一步扩大。

接到任务开学只有两个月时间,两个月必须完成选校址、编教材、聘老师、定大纲等一系列看似无法完成的大事。姜校长亲自操持,事必躬亲,硬是把不可能办到的事办到了极致。在陈毅市长的支持下,先把已经停办的原宝山路“暨南大学”二部作为校址。后来在增办英语班时更名为“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外文专修学校”,校址迁到了东体育会路的“暨南大学”一部(今上外虹口校区)。教师的选聘迫在眉睫,姜校长凭着从事电影戏剧工作期间和苏联领事馆与苏侨协会的人脉关系,亲自选聘语言教育能力强、政治思想进步的苏联教员,同时从外地邀请国内俄语教学专家前来担任教研室主任。两个月时间要编一套适合中国学生的俄语教材,看似天方夜谭。好在姜校长胸有成竹,他自己编著的《俄文初级读本》(1946年出版)、《俄文读本》(1947年出版)和《俄文简明读本》(1939年出版)成了上外最早的教材。在姜校长的领导下,扫清了办学路上的一切障碍。

两个月后的1950年2月19日,上外史册掀开了首页,陈毅市长亲自前来参加开学典礼并作报告。姜校长作开学致辞,他满怀深情地对新生说:“你们是幸福的,你们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外语翻译人才,将成为国家的宝贵财富。希望你们积极进行思想改造,建立革命人生观,努力学好俄语,报效祖国。”姜校长的声音,至今仍在上外人耳边回响。

1952年1月,姜椿芳奉调北京,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负责马列原著的翻译出版;晚年的姜椿芳不顾年高体弱,又开始了他的酝酿已久的编辑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以下简称《全书》)的长征,他奔走呼号,上书请纆。1978年5月,中央批准了他的请示报告,66岁的姜椿芳领衔筹组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并编纂《全书》。此后,他为《全书》走南闯北,呕心沥血。《全书》的编撰人员中许多是他上外的学生,每逢出差抵沪,他都要挤时间到上外寻访校园,拜会旧友,上外有他割不断的情缘。1993年10月,人民大会堂召开《全书》74卷出竣庆祝大会,姜椿芳虽已离世,但他的夙愿终于实现了。

“寻找”是当代文学中一个富含哲理的母题,或寻找存在的意义,或寻找人生的价值,或寻找人类的出路。今天我们为什么要“寻找”姜椿芳?也许舞台上姜校长的这段台词就是最质朴的答案:“如果我们这个国家不好,那我们老百姓的生活永远也好不了,我们总得为这个国家做点什么呢。”



24节气之立冬
(篆刻)
王莺

序与跋

眷此邦之多君子

赵世平



当我读到振宇的《乡归——苏东坡的第二故乡之毗陵我里》书稿时,感到由衷的高兴。他的那种仰苏情怀、认真态度和刻苦精神,全都融入了本书朴实而优美的文字中。更重要的是,我曾读过一些写东坡先生的书,但总感觉好多书似乎缺点什么,而《乡归——苏东坡的第二故乡之毗陵我里》却弥补了这一遗憾,交代了东坡先生的身心归处:“毗陵我里”(毗陵是常州古称)。这也是本书的价值所在。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东坡形象,在他身上都或多或少都能找到自己的影子。东坡先生是一位能上能下的朝廷命官;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文化巨星。他爱国、爱民、爱生

活,敢说、敢为、敢担当。直到今天,他仍拥有无数粉丝,人们喜欢他,敬仰他,或者说他的影响力已经超越了时空、超越了地域、超越了阶层。千百年来,多少人被他的诗、词、文、书打动过、激励过;多少人被他的人格魅力吸引过、影响过;多少人被他的人生经历和人生态度感动过、震撼过。因此,要写好一本苏东坡的书也真不易。

苏东坡一生漂泊沉浮,自走出眉山,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不是被委任做官,就是被贬谪居住,皆为朝廷调遣。唯独定居常州、北归常州退休,是他自己的选择。自熙宁四年(1071)他第一次踏上常州的土地,到建中靖国元年(1101)终老常州孙氏馆,整整三十年,与常州结下了不解的情缘。许多人问:苏东坡为什么会在常州买田定居,最后又北归常州退休并终老常州?本书中用东坡的话回答:“眷此邦之多君子”。

东坡先生虽一生漂泊,却随遇而安,“此心安处是吾乡”就是他的心迹表述。《乡归——苏东坡的第二故乡之毗陵我里》的每一章都围绕“乡”字展开,由此让读者能透过本书的文学表达,观见东坡先生的内心世界。同时,也体现了作家振宇的用心、用情,特别是在以下几方面下了功夫:

第一是力求可读。阅读《乡归——苏东坡的第二故乡之毗陵我里》时会

发现,本书在立足于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把可读性和趣味性放在了重要位置。振宇以朴素的文笔、流畅的叙述和娓娓道来的分析,从改变苏东坡人生命运的“乌台诗案”入手,再现了北宋新旧党争的尖锐矛盾,以及在这种尖锐矛盾下,一大批星光熠熠的人物(如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张载、程颐、曾巩、黄庭坚、秦观等人)的不同选择和不同结局,表现了苏东坡在新旧党争之下跌宕起伏的人生和波澜壮阔的精神世界。这种在真实历史上真实矛盾的集中,既是苏东坡从“居庙堂之高”一步步走向“处江湖之远”、从而使其选择常州成为可能的客观原因,也是本书兼具可读性、故事性的原因所在。

第二是价值体现。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振宇系统地梳理、整合和研究了苏东坡与常州的关系,并且将其放在北宋政治改革和文化繁荣的大背景下,与苏东坡的人生起伏、思想变化和文艺创作进行了紧密结合,形成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乡归——苏东坡的第二故乡之毗陵我里》客观地再现了苏东坡先后十四次来到或经过常州、两次上表乞居常州、在常州致仕并终老常州的情况;分析了苏东坡在当时常州宜兴县买田及其不少后人留居常州的原因;体现了苏东坡与常州友人、亲人的亲密关系,以及对常州人文精神的价值认同。在苏东坡人生的最后阶

段,他在给章援的信中留下了“今且速归毗陵,聊自慰。此我里”的心声。在苏东坡的心里,他已经把常州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终老常州体现了苏东坡人生旅途的最终圆满,不但身归乡,而且心也归乡。

第三是悉心求证。对于相隔近千年的苏东坡,尽管历史久远,但其历史研究成果颇为丰厚。本书在采用时,尽量引用原著,尤其是尽量引用南宋时期靠近苏东坡年代的史料。在史实考证方面,书中一些看起来不起眼的细节,比如苏东坡被贬黄州时所走的路线,所用的方式,是骑马还是步行,到哪儿下了雪等等都作了深入研究。我知道振宇长期从事报告文学创作,先后出版过或者与他人合作出版过报告文学《超越》《永不褪色》《杨守玉评传》以及史实类人物传记《铁血伟人孙中山》,人物的真实和历史的真实是报告文学的生命,也是其创作的基本出发点。他在《乡归——苏东坡的第二故乡之毗陵我里》创作过程中,坚持了这种严谨的史实精神。

第四是知识普及。本书在引用苏东坡作品时,基本上都经过了反复的比较和选择,力争把苏东坡对后世影响最大、文辞最优美的重要作品都录入进来。结合苏东坡创作该作品时的大环境、个人处境以及心境等,让读者深刻体悟特定情境下的特定情感,比如“西北望,射天狼”的壮志、“大江东去,浪淘尽”的豪迈、“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超然、“十年生死两茫茫”的思念、“只恐夜深花睡去”的孤独、“江海寄余生”的漂泊,以及前后《赤壁赋》《超然台记》和书法作品《寒食帖》的体悟等等,这些苏东坡创作的经典作品,在书中均力求还原当时的创作情境,融入了作家对苏东坡经典作品的深刻理解和深厚情感。这对于苏东坡文学作品的普及以及中小学生学习辅导,将会起到有益作用。

当然,学习研究苏东坡,还有许多课题需要大家不断探索解答。相信这本《乡归——苏东坡的第二故乡之毗陵我里》能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感受,能帮助大家了解东坡先生与常州的这份情缘,从而加深对东坡文化精神的理解。斯人已逝,风范永存,在新时代的征途上,愿我们更好地弘扬东坡文化,传承拜苏子风范,增强文化自信,同心再创新辉煌。(本文为《乡归——苏东坡的第二故乡之毗陵我里》序,题目为编者所加)



荷塘(油画) 于南澄

老谭印象

赵鹏

亮——老谭申请加我微信,通过后和他依常规互致问候,老谭紧接着又发了一个消息:“某某刚发了个体会,方便时互动一下,搞点气氛,麻烦您了!”当时失笑,估计他是向同学们群发了……组织者委实不易,当即把大群里某同学发的体会通读一遍,简单留了句言,之后继续与朋友们聊天。谁知不多时老谭的电话居然又追过来了,些微诧异之余,还是礼貌地接听了,寒暄过几句,告知他我正外面和朋友喝茶,准备着回应两句“好的,没问题”“都可以,谢谢”之类就结束通话。谁知老谭竟不按常理出牌,满腔热情地摆出长谈的架势,絮絮叨叨地扯着一些道听途说的所谓我的“近况”,本不习惯于在电话里长聊的我,不得不耐着性子,半开玩笑地一一澄清。身边的朋友们都暂停了聊天,饶有兴致地把注意力投射到我们的对话上。见我原本礼貌有加的职业范儿,迅速切换到了你来我往、兵来将挡的互要嘴皮子,不禁乐得发出了声,有一个甚至还恶作剧地凑到话筒前大声说:“她胡说八道的!”令我遮掩不及。那天晚上不知和老谭胡扯了多久,总之是在星巴克的职员多次暗示未果后直接明示打烊,方才挂断电话。

自从与老谭接上了私信,我的生活里仿佛莫名就多了一个债主。老谭为聚会保持同学群的热度和流量可谓呕心沥血、殚精竭虑——常常会在某个清晨或者黄昏,猝然接到他的微信督促:“冒个泡啊”“某某发了感言,麻烦点评一下”“周三该轮到你了哈”“甚至有一次走在大街上,还被老谭劝说写文章的来电打到了手机……群里其他同学的境遇估计也差不多,老谭天天软磨硬泡催交“小作文”的锲而不舍,已被不少同学半开玩笑地用“盘”字来形容。话说老谭“盘

和大同班老谭已有多多年未曾谋面了。今年7月的某一天,在外处理事务的我被骤然拉进了正热烈讨论着10月中旬大学毕业30年聚会的班级群,从几个同学的寥寥数语里,获知老谭是本次聚会的年级筹备组成员和班级聚会的主要组织者。老谭……努力在尘封的记忆里搜索着关于他的点滴印记——当年的上海小鲜肉一枚,在男生群体放眼一片“蓝灰黑”的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老谭无疑属于其中极其光鲜亮眼、如同羽毛斑斓闪耀的火烈鸟一般的存在。假如以“高富帅”三字进行考评的话,他的高和帅自然毋庸置疑:挺拔硕长的身材,深邃俊朗的面部轮廓(可以脑补一下刘德华、周润发与刘锡明的结合体);修长入鬓的剑眉下,一双乌黑明亮的星目,常常闪烁着青春盎然的笑意,仿佛随时有什么欢欣鼓舞的事情等着他去奔赴。至于“富”,虽然缺乏直接证据故而存疑,但从他经常变换的太子裤等时髦衣着,还有足以媲美“飘柔”广告的一撮蓬勃飘逸的额发(后来据他室友爆料,在男生普遍不讲究的当年,老谭居然拉仇恨地用着一红一黄两瓶“蜂花”养护秀发——红的洗发,黄的护发)推断,家境起码小康以上,且父母宠爱有加。性格内向的我和老谭在大学时期几无交集,感觉与这个总是兴致勃勃、连走路都像安了弹簧的“上海小开”相距甚远。

入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除了中规中矩地跟帖点赞之外,基本与老谭鲜少交流。从几个熟悉同学的三言两语中,知悉了老谭的一些基本情况——目前系某大所主任,上海市律协理事,办公新址位于陆家嘴。也许他在校期间“上海小开”的形象过于深入人心,脑海之中瞬间勾画出一位身着时尚西服与休闲皮鞋,手持公文包的成功人士剪影……距离依然遥远。

效果委实不错,同学群里的气氛始终和谐热烈,而我也渐渐跟着他的指挥棒深陷其中,由原来的“打酱油分子”迅速成长为“积极分子”。

随着群里的交流逐渐增多,我慢慢对老谭又有了些新的认识。他无疑是阳光、正向和积极的,从他身上,似乎感知不到任何阴霾的痕迹;尤为难得的是,没有玻璃心,开得起玩笑,经得起调侃,绝无易敏体质,和他说话你尽可以随意,无须经历出口前脑子里掂几个过几的吃力。九月底的某个周末,许是离聚会的日子越来越远,同学们的“小作文”也轮完了,群里有了些“大战前的宁静”,流量不及往日。极有可能出于对“增量”的强烈追求,老谭硬是不信邪,在家中好一阵子的翻箱倒柜,居然奇迹般地倒腾出了一册当年的日记和三封同学来信,其中一封竟然还是我写的。那个周末的下午,我愣愣地看着微信中老谭全文拍照发送的信封和信页,委实有点懵——只有短短一页的信,落款时间为1994年7月18日,字迹和内容都很陌生……反复辨认了三回,才勉强确定应该是我本人写的,但记忆里却已完全搜索不到了。从信的内容,可以看出这是一封回信,主要目的是为了达成毕业前互换照片的约定。记得老谭刚毕业时分配在法院,许是之前的来信中,他曾吐槽过上班后的种种不适,或者领导和同事觉得他不成熟云云(当然,这些现在也都只能靠猜测),我在这封信中如此安慰他道:“其实人总是在改变,但一些最本质的东西如果变了,我就不成为你,你也不成为我了,是不是?”所以,我希望几年后看到了的Mr.谭还是如今天般的青春风采,比变成小老头好多了呀……”将这封信反复读了好几遍,每次读到这儿总是哑然失笑——隔着30年的岁月烟尘,回看年少无知却又故作成熟与云淡风轻

的自己,何尝不是和老谭一样,是一张未经岁月磨砺的白纸呢?老谭调侃我未卜先知,且自嘲道:“为了不变成小老头,损失很大,一直不进步啊,最后还是离开了法院……”脑海中片刻空白后,豁然意识到,哪怕阳光清澈如老谭,也许生命中也曾历经千帆,只不过——当面朝暖阳喷薄而出的大海时,阴影早已被留在了身后。

与老谭再次见面,是今年10月18日黄昏——毕业30周年聚会的前一天(于酒店大堂一起偶遇的还有同学C君与Z君)。时光仿佛没有老谭身上留下任何印记——依旧年轻帅气,一身运动装,肌肤呈健康的古铜色。相互微笑着打了个招呼,几个同学相约一起步行前往聚会的饭店,彼此之间没有陌生与隔膜,也没有过分的激动,仿佛大家是昨天才刚刚分别。那天恰逢周五,黄昏时分的上海街头车水马龙,人群熙攘,身着运动装、背着双肩包的老谭大步流星走在最前头,直直的背影,远远看去像个高中生,C君、Z君和我则相隔一段距离紧紧跟随。也许是内向安静的本性使然,虽然与人打交道的工作做了这么多年,但过于喧嚣嘈杂的环境,至今仍然会让我感到些微的不适与疏离。可2024年10月18日黄昏,在陌生的人潮涌动的上海街头,只因身边有老谭、Z君和C君相伴,却让我感受到了手足在侧的安然……想起了许巍的《时光》:“走在这城市的人群中/在不知不觉的一瞬间/又想起你/你是记忆中最美的春天/是我难以再回去的昨天/也许就在这一瞬间/你的笑容依然如晚霞般/在川流不息的时光中/神采飞扬……”默默注视着不远处的前方,夕阳下老谭无所畏惧、勇往直前的背影,行走中晚风掀起的衣角,还有他依然茂盛昂扬的头发,有种陌生而熟悉的感动——30年过去了,沧海桑田,世事变迁,老谭却依然如从前般尘埃未染,他仍在青春坐标的原点,提醒着我们——也许青春,距离我们并不那么遥远。